

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

外贸港口的贸易、工业等，以及条约港口省份的发展情况

卷一：北方和长江港口遵海关监察长官之命出版

上海

杨庆良译

(a) 概述

十年的头一年在十分良好的情况下过去了，这是说，没有出现什么祸害，例如疫病、干旱、涝害和社会的扰乱不安，也还没有开放有竞争性的通商口岸。过去这些常常影响着本港的繁荣昌盛。而且当我们对过去工作作一个回顾时，可以知道这些因素不但限制着和阻碍着发展，而且实实在在地减少了现有的货运交通。本年外国鸦片进口继续下降，原因认为是本地鸦片的竞争和省内沿海的违法经营造成的。对于出口，靛兰、茴香、生皮以及红、白糖的情况较好；转运南宁和广西各地的一般是火柴和水火油，也有所发展。港口航运量总吨数达到 89,375 吨，几乎全由德国和丹麦独揽。过去情况可见到，现在仍是这样，吃水大约 13 尺（英）的 400 吨到 500 吨的小船，最适于本港口的经营，因为本港在任何时候的出口货源很少有超过这种船的载重量。

在 1893 年，代理专员 Hillier 先生坦率承认这是一个坏年。原因是一月份特别寒冷，损害了甘蔗和靛青的收成；稍后五月份，因暴雨成涝，损害了全部稻谷收成。结果表现在税收减少 56,063 港币，超过了 25%——比对贸易净额，这是因为有价值 458,754 港币的稻米免税进口救济灾荒。

1894 年，Hillier 先生不得不再记述一个坏年，由于春旱，稻谷部分失收，同时糖蔗收成也大受影响。四月份，北海及其附近出现疫病非常严重，一直延续到六月。因为外国鸦片进口继续大幅度减少，税收下降了一个巨大数字。槟榔进口却达到十分大的数量，即 5,429 担，价值港币 30,800 元，其中 2,900 担由广州运来，其余则由香港，原产地可能是马六甲海峡一带或者印度，它们主要是预

定运玉林和灵山。Hillier 确切知道，槟榔是大量用作礼物，特别是结婚礼物，认为槟榔是坚贞不移的象征，好象槟榔树干那样洁白无瑕而又一心一意。根据这点，能够说中国人不是一个有想象能力的民族吗？言归正传，回到我们的话题，“美洲驼”牌的花边，达到它的最高纪录——48,725 罗（每罗十二打），价值 25,472 港币，它也是寓意于“坚贞”两字。我们知道花边用作姑娘们衣着的装饰是十分时髦的。而且，同样也是为了装饰，它比以前丝质的经久耐用。从苏门答腊来的水火油，1894 年出现于北海市场，而且颇受欢迎，不久后就实际上取代了俄国油。本地使用的油灯好象一个陶制的或锡制的小茶壶，灯芯穿出壶口，而能有十分好的灯光，它没有喷口，却又很节约用油。这里又一次说明中国人做的事情是如何地与我们的不同，而且很实用。对于出口，除了茴香油外，很有下降倾向。一个有可能性的但并不十分肯定的项目是生白丝，它们是广西容县和玉林出产的。一件由前任马丕瑶 (Ma Pei-yao) 提议的想法，是发展蚕桑种植和改进蚕丝的制作方法，现在已经成功地实施了。在我们的出口报告书中，我们抱有希望的是樟脑的前途可能很好，因为已经知道，在玉林附近的陆川种植的樟脑，已经到了收获时期。在此再说一说，西江方面的竞争，无疑地很不利于北海的发展。航运量为 86,006 吨，均是 400 吨到 500 吨载重量的丹麦船、德国船和法国船载运。Hillie 先生又用诙谐有趣的语调说了这些话：“用轮船转移财宝（译者注：“The movements of Treasures”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多方推敲，最后采用“转移财宝”译出，但又感到不很理想。有待高明指正。）给我们提供了，但是可鄙的线索，使大数字的入超差额得到财务调整。价值 606,000 港币的墨西哥银元于该年用轮船运往香港，几乎相当于三分之一的政府汇兑。用轮船转移财宝，如果是为了做生意，其数量要视各种情况而定。许多本地贸易商，仅仅是受广西境内繁荣城市如南宁、百色的委托的运输行，从那些地方运来的稻米、油和本地鸦片，经由西江运往佛山，大部分从香港运北海的外国进口就在该地结帐。以前由舢板运江门的花生油和糕点等货物，款项则汇香港，用以支付由香港运北海的外国货款。到广州的舢板货款，支付由广州来的轮船货款或财宝。总之，舢板、河流和轮船之间的财务

支付应混为一体，不能切割。

1895年，副专员 Morehouse 报告中，包含有勉励的意图。事实上经营没有进展，概观也是不利的。淋巴腺鼠疫已经消失，但其他情况很使人失去信心。它们首先是在广西及云南一部分地区内，该年下半年有严重干旱；其次是，在播种时期遭受雨水，米价特别高；第三，盗匪出没于往广西和云南的贸易线上；最后还有，棉纱及其它日用品，由海防转运数量增大了。经营虽受到限制，但对有关的本地商人却反而大有裨益。对于航运，丹麦占 56%；德国 38%；法国和英国各占 3%。

根据 1895 年 6 月 20 日签订的《法中条约》，10 月 29 日在东兴建立副领事馆。东兴是中国边界线上一个海港，西距北海约 80 英里，面对法属东京（即安南）的芒街，驻北海的副领事被指派兼任东兴副领事。

1896 年，Morehouse 先生报告说贸易有微小发展，值得高兴，因为没有见到贸易有所减少。区域内虽然盗匪和疫病匿迹，也不是百事俱兴，米价高，每担二元，与平时行情相比，对于穷苦人是够悲惨的了，结果是一群群乞丐，有时竟然多至 2000 人，流散于各个城镇和村庄，对富人乞讨食物；当铺被洗劫，出现麻烦场地要迅速派遣军队维持秩序；同时，海盗的舢板多次出现在涠洲岛，但当地居民所有不多，抢劫数量不大。苏门答腊水火油（皇冠牌），1895 年曾增大两倍数量，今年比去年又三倍其价。进口数量为 660,070 加仑，比美国油便宜。出口方面，皮货颇为得益，大量由西江转移到经北海出口，这是由于旧贸易线税率过重引起的。1896 年一个值得注意的展望，是蛤蚧干的大量出口，它们主要是来自广西各地及南宁。蛤蚧生活在那些地方的地下约四时深处，在夜间挖掘。蛤蚧于是用作治疗癆病的药材，煎汤服用。尾巴是最有价值部分，由于尾巴含有比躯体更多的有疗效的物质。这种货在香港必有好价钱。航运总吨数 186,262 吨，德国 39%，丹麦 30%，法国 27%，中国和挪威各为 1%。由于德国反对，该年运费定得低，因此船只几乎没有增多。

1897 年，代理专员 Miller 先生可以放心作出这样的报告，即：长期谈论的

西江梧州开放为外贸港口，这件事已于该年的第二季度实现了。它对北海贸易的影响并不如同所预料中的那样情况。北海专员代理人受到一种希望的鼓舞，这种希望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根据报道，它是由于西江变化无常的自然条件引起的，有时江水大涨，有时又水量不足，致使广西南部的市场，特别是进口贸易中心南宁的货运，路线不固定。因此外国货物很有可能继续经北海再经陆路运输，尤其是本处的地方官员断然答应对四种主要货物，即火柴、水火油、棉花和棉纱，车夫的工钱减半。这年稻谷丰收，靛青和甘蔗的收成也十分满意。这种好景，必然引起铜元的短缺，这件事在广东省这块地方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铜元既已日益短缺，同时又由于生活上各方面的需要而铜元价值逐渐升高，但是中国人的工钱仍然不变动，实际上许多年来就是这样的了。这个事实令人费解，可能的解释是中国人雇主与佣人之间存在有这种制度。铜元的供应短少，但在普通人们和小店主中，在他们日常交往买卖中，并没有很大的感觉。因为省造的辅币以及港币已经在各处和所有人们中通行使用了。注意了出口的微小下降，樟脑、鱼、猪和生丝下降，但靛青、皮革、糖和动物油上升。夏布第一次出现于出口货单上，它是高州地方出产的。它以前是由未开放海港水东，用本地货船运香港的。航运下降到 113,732 吨，但似乎已满足本港的需要。船只是德国、法国和丹麦的。外国鸦片的进口减少到 134 担，这是由于云南货源的竞争。Miller 觉察到，由于云南鸦片找到途径，我们区内全部都是由走私者驮运的。目前并没有可靠的办法将他们一网打尽，而且又没有任何人愿意报水。这年在省城筹办一个公司，由高级官员主办，利用国外装备，去开采石头埠一个煤矿，它是在廉州府合浦县境内。省城这个公司共筹股份 600,000 元。又有消息说开平煤矿也有颇大兴趣。石头埠是一个大村庄，地处海边，居民为几百农民和渔民，在北海东边，直线距离约 85 里，海路约 160 里。煤矿在丘陵地带，而且矿脉伸到海边，它有一个良好的避风下锚的小海港，在一条小河口的边上，并且轻载船可以紧靠岸边，矿坑口的煤，装运上船成本极为低微。矿样曾经送往广州检验，但对煤的质量有可疑结果，再次的测试，多数人认为这个矿没有开采价值。

1898年，专员 Morse 先生总结这年贸易情况：“我的两个前任，他们在 1896 和 1897 年的报告中因为北海的贸易没有重大的降低而感到心满意足。1898 年只有 1% 的减少，使我也有理由表示满意了。事情不是这样的吗？对远景作一个分析表明：对于出口已经增加了 18%，货源主要来自北海周围的一个狭窄范围内，所以不可能有更大的扩展了。对于进口，过去是经由南宁而运往广大内地销售的，而今已减少了 10%。这年贸易，曾经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其中最普遍的是梧州方面的竞争，在 1897 年开始，1898 年更为显著。一些影响是由于在广西境内的反叛组织挑起的，他们的中心在玉林，北海进口货的销售范围内，在六月和七月间中断了贸易。虽然在七月底反叛组织已被镇压，但是，除了扰乱交通外，又使老百姓遭受贫困，由此影响了他们的购买力。秋季，在海面上又出现了抢掠事件，沿岸贸易的安全颇使人忧虑。幸好这些忧虑未能成为事实。”Morse 先生对远景又有这样表示：“北海进口贸易如要提高到十分繁荣程度，只有当往广西西部和云南中部的天然路线受到阻塞而成为另一种情况。否则它的繁荣，一失之于经东京至红河的交通恢复，再失之于经广州的西江交通，不因财政问题而受影响；它更失之于广西及西江上游的河运畅通无阻。现在之所以能苟安一时，是这些内陆的某些部分还是需要经由北海去供应，一直要到梧州至南宁的轮船航运的危险消除以后。在这个期间，贵重货物还要经由北海运输。譬如在北海贸易线上，由香港到北海的安全有保证，此后可安全地由陆路运到南宁甚至更远。苟安一时还可以继续到由西江转运，所需的时间得到减少以后。因为一旦有南宁来电报导，某种货物的需要数量及其价格突然增加，谁早赶到那里谁就有利可图，此时进口货物必然经北海运输，因为这是最快的路线。”轮船货运量是 108,480 吨。虽然比上年有若干减少，但却是适合于港口的需要。

1899 年，助理 Deane 先生再次总结老生常谈的贸易无法进展的问题，“导致这个结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些也许是暂时的，例如灾害和盗窃的盛行。但是货运转向到更为有利的路线，却可能是永久的。”他又说：“有些人早就有这样的见识，即梧州开港，将会使我们与广西省（至于云南和贵州省更不必说了）

的贸易转移到西江的贸易线上。我们应该以极大的兴趣去注意，自从梧州开港以来，本港贸易下降的统计数字，刚过去的一年内的统计数字就足以证明上述的预料是有根据的，而且证明了广东省的廉州府、高州府的西部，以及楔入这两个府的广西省的南部，北至玉林，这整个地区内，商品的进口量少于这个地区的需要量达到相当大的程度。从这个地区经北海的出口量，也有同一结果。我们进口的增长是价格上的提高而不是数量上的增加，而且也决不是对出口下降的补偿。预料到1900年不会有好前途，相反，我们知道玉林是我们主要的集散区，它的货物已经到梧州去做买卖。商人重复一年前的表示，并且他们相信那个港口贸易将更加向南伸延和更加侵占现在尚经由北海贸易的地区。由玉林到北流，陆路旅程是50里。北流是西江一个小支流的终点市镇。上逆这条河并不困难，它没有险滩，吃水浅的轻载船，一年内大部分时间可以通航。从此流到容县约90里，但不是所有时间都可航行。了解到在北海未开放贸易之前，经由西江运往玉林的商品，都是经由容县的，它是一条老贸易线，而现在它又恢复了与我们相抗衡。能由水路进入北海港的贸易线（指玉林到北海），起点站是船埠。从玉林陆运30里到船埠，再轻载船运入廉江（译者：即南流江），顺流到廉州，中途多险滩，在此转换海船出北海。因为转换海船，货物搬运较为困难，费用上也比梧州线要大些。到达玉林的这南北两条线，其北线由西江到北流的航运，肯定比其南线从海边至船埠困难较小，而且经梧州比经北海由于转船少，货物容易起卸，因此货运是适宜的。而取道北海，由于转船多，货物起卸困难，开支大，而且在冬天的恶劣天气中，常常耽误时日和损耗商品，那么更多的货运原来取道北海而改为取道梧州，就理所当然不足为奇了。对于出口，Deane先生说：“生皮似乎领先的是西江，但靛兰和海味，在北海贸易区内数量有增长。在北海附近，糖蔗的种植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以前花生的地位，但不能认为蔗糖会大大地增加贸易，因为在这个半岛内土地太过瘦瘠，五谷耕作不会有足够大的发展。航运为113,840吨，主要是法国船和德国船，挂英国旗的只有一艘。”

不出所料，由于种种外部原因，北海的贸易受到很大的限制。当到这年的第

四季度，还没有任何良好进展的记录，但在第四季度 Deane 报告中说：“贸易出现回苏，商人们拉出货源和改进销售，比不久前敢于设想的抱有更大希望。”对于出口，内地货源并不短缺，糖和靛兰收获是好的，价钱有利于买者，到九月尾必然是向前发展，这点是看得出的。从 11 月到年底，这两种商品的交易很兴旺。皮货也大量出口，对此，Deane 说：“生皮质地是十分好的，但加工手艺很坏，由于在鞣化过程中，皮内的胶体物质失落很多，而留下的又不能完全转化为不溶性的鞣酸胶体，而这种胶体能保护皮革不腐败，又使皮革柔软便于携带，并且不容易潮坏，这些主要性质在本地鞣制的皮革是缺少的。”Deane 又说：“花生收获比过去许多季节都好，在先前的报告中，曾经说明由于各种原因经常歉收，但到后来，农民们发现歉收是由于种子已经退化，因为在同一土地上和同一气候条件下连续种植太多年而引起了种子的退化。有一个经验，当那年播种的种子是用距离较远的外地进口的，这年就会有较好的收成，并在出口中有花生油出现。当花生丰年到来时，几乎倒闭的榨油工场又再出现，并再次占有重要地位。”航运 126,210 吨，是 1896 年以来最大的回复。它是由于使用了较大载运量的船只，法国占 73%，德国次之，而英国和美国只是有名无实。由于竞争，货物有时降价至滑稽可笑程度，有利益的是船主。苦力移民到马六甲海峡一带，在 1891 年曾经终止过，由于那些殖民地对中国苦力的需要量增大了，现在又重新出现；移往新加坡的两船移民共 1,161 人；往苏门答腊 Belawan 的一船移民是 671 人。在 1891 至 1900 年期间，许多旅客有时搭普通客船离开北海，间接经香港而最后到各处。这年一个两周一次的法国邮船开业，第一次到北海是在 6 月 17 日，它由海防启航，船停北海、海口、广州湾（译者：即现在的湛江市）和香港等处。

本十年的最后 1 年(1901)，进口贸易进一步减缩，总额 2,093,586 港币，稍大于 1900 年，而少于这十年内所有其它年份。停滞是由于一个老题目，即对广西和云南更有利的贸易路线的竞争所致。布匹普遍降低，广州棉纱贸易有若干重大回苏象征，即 5%，按价。这个主要商品对征税有颇大的影响。水火油的进口十分平稳，达到 1,212,420 加仑。苏门答腊 754,990 加仑领先，俄国 235,500 加仑

次之，美国 221,930 加仑落后，比对 1900 年的 546,890 加仑是下降了。苏门答腊油是装箱经香港油船运来的，稍后曾经降了若干价，比它的竞争者便宜。出口到外国的有改进，总价为 2,103,998 港币，仍然保持最好的记录。由于进口的减缩，出口的增加，第一次出现贸易出超，这有利于本港。虽然出超数字（港币 10,000）是微不足道的，但可以认为是鉴于中国的债务，在正确方向上走的某一步。最大出口收益是靛兰和糖，茴香也十分受欢迎。对本地进口，即从沿海到来的土产，由琼州来的槟榔子最主要。内运贸易出现略有改进势头，但比对于进口货物价格仍然只有大约 15%，外运贸易从 1900 年的 382 增大到 1901 年的 701。液靛、红糖和烟叶是领先，总吨数 196,656 吨，仍保持最高记录。航运法国领先 99,998 吨，德国其次，62,446 吨，英国最差 27,140 吨。英国船只再出现是由于香港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不定期的下锚，太古船回来似乎并不对竞争施加压力，而实际上是法国和德国的航运公司进行着竞争。太古船可能是由于太高贵，以至敌不过它的较小的对手，因此没有进展。本年下半年时间出现有 50 吨位的法国小汽轮，它曾经下锚安铺、龙门和东兴。这种新的尝试，有，还只不过是希望有好运气呢？所访问的港口大船是不能进入的，但这些小汽轮也有困难，小汽轮在恶劣天气在外海航行，安全是不能保证的。特别是在北海须要“暴露抛锚”（译者：即无港口抛锚），这对于小汽轮更为不利，因为这些地方上的不良条件，事实上这种小汽轮没有好运气。苦力外移有进一步发展，约 1,100 个本地人搭三艘德国船往苏门答腊，到它的西海岸 Bawka 岛上开矿。又一艘德国船载有 720 个移民去新加坡开垦。本年气候特点是不论夏天和冬天都多大风，航运很受影响。税收为 156,940 港币，是十年内最低的年份，除了 1900 年即义和团年。

(b) 贸易的沧桑

回顾过去十年的情况，我们的贸易并没有十分显著的变化。难以预料，两条贸易路线，红河与西江，它们冲击着北海贸易的根基。因为沿着那两条水路易于发展，故此使用北海作为集散中心，对于经营者将越来越少吸引力。如果能够改善北海与西江的交通，威胁着北海港的不幸日子将会解除，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得

很多：开条铁路，起北海，经廉州（16英里），而钦州（65英里），达南宁（100英里），也曾多次议而未决；甚至也考虑过在北海与西江的最近点——南乡墟（约80英里）修建一条可供马车运货的大路，也会解决陆路运输降低运费的问题，特别是把修路与寻求一种适宜形式的车辆一起来考虑，就更有好处。

领事 E. L. B. Allen，他在 1895 年北海港的贸易报告中有趣而又如实地概括情况如下：“就我所知，在南中国，这是唯一不用运货马车而是用手推车的地区。在广阔干爽的平原上，的确具备有车辆交通的条件，并且双轮车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改进目标了。但行动迟钝的水牛和小黄牛车，这里仍在使使用。这件事似乎可以见到有创造能力的本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是很保守的。这种车是用木条装成，轮的转动没有弹性，它对于北京的马车真会自惭形秽。轮的式样不固定而狭窄，简直是一部开沟的机器。北海平原上（根本没有修路）可以考虑使用一种大轮和强力弹簧的四轮马车。这种车如果用骡或矮种小马来代替水牛和小黄牛，将比现在的运输要大一倍的功效，这似乎是没有理由的，为什么修筑了一定数量的道路以后，这样一个运输系统（即穿过隔开我们与西江的低洼地区）不能成功呢？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除了修筑道路以外，去开辟一个贸易路线有很多事情可做。一般来说，中国对于良好道路无疑地总是多多益善的，在这个特殊例子中，对改进交通抱有过大希望，那是不现实的。相反观点在报告的其它部分会有详尽的叙述。

广西的出产，以及与西江连接的所有地区的出产，可以说只要西江本身提供运输就足够了，并不需要有任何其它的出海港口。所以，它的财政问题——上面说过，它比岩石和险滩的阻挡还要厉害，一旦解决，北海的贸易必定受限制在一个狭窄范围内，即北海与这条大河之间的范围内。这就是长期威胁着北海港繁荣的根由。

(c) 税收的起落

本十年中，税收最好的年份是 1892 年，数额是港币 254,752。从那时起下降倾向有时停止，有时向前，但是，间歇性回苏也是有的，这里不打算用许多统计

数字来填满这个报告，而是用平均数字来说明概况：开头五年，进口税收是 111,906 港币，出口税 43,133 港币，鸦片及其杂税 (Likin 税) 37,165 港币，转运税 1,043 港币；后五年，进口税 84,979 港币，出口税 54,778 港币，鸦片及其杂税 13,304 港币，转运税 7,756 港币。这些统计数字已经足够说明本港贸易概况。至于哪种货物对于税收贡献最大，在进口税则是棉花和毛织品，棉纱、水火油和火柴；而出口税则是茴香油、靛青、海味、生皮、糖、动物油和烟叶。税收紧密地与最主要的商品相关联，而且这些似乎有很重大的数量增加，曾经希望樟脑和生丝的出口增加，但这个期待只有第一种实现了，而第二种则不。

(d) 鸦片贸易

外国粗鸦片 (译者：即烟土) 进口主要是 Patn 和 Benares，已经由 1892 年的 699 担降为 1901 年的 113 担。1892 年一箱 (1.2 担) Patn 鸦片价是 489 港币，一箱 (1.2 担) Benares 鸦片，则是 484 港币。在十年的最后一年，公价是 Patn 为 770 港币，而 Benares 753 港币。在 1892 年一担云南鸦片可以取价约 260 港币，同时贵州货是 230 港币每担。现在 (1901) 云南鸦片卖 440 港币每担，贵州货是 420 港币每担。这些数字足以说明这年外国鸦片贸易的崩溃。人们很难想象，任何情况的配合，它可以把跌倒了的外国鸦片贸易再站立起来。由于一时原因，间歇回苏是有可能的，但本地货仍然数量大，且便宜。这就使各种外国鸦片无立足之地，也许例外的是，十分少量用来掺杂作假，或者是特别惯于吸食外国鸦片。但对于掺杂，吸食者能够尝试出来是不成问题的，烟店常客公开地怀疑，甚至要求查清吸食的、摆在面前的掺杂物的来源出处。若干年前，一个著名政治家提出政治上的要求，打倒外国鸦片！使用国货已得到有效的维护。不幸的烟枪的信徒们花去了多少钱呢？吸食者的数目在最近的估计，在十个成年男子中有五个多，——这些事必然留存下来，到将来二十世纪用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去作出评价。

关于本地鸦片的消费量，时时都有各不相同的估计。基于鸦片吸食者与总人口的比例，以及已经知道或者至少为众人所承认的平均在一日之内能吸食多少鸦片来进行估计，这种估计似乎给出最可靠的结论。最后由我们海关的 Materna 先

生作出的估计是：“广东省的人口估计是 19,147,000 人。法国的专员，也许是最权威的，他的估计是高到 25,000,000 人。但是一般接受人口是 19,000,000 人，扣除十分之七的妇女和儿童，那么成年男子只有 5,700,000 人。本地人说，广东人口中每十个市民有三个多人吸食鸦片，这种估计是过高的。但在官僚们中，和在苦力搬运工人中，比例可以高至十分之五。承认成年男子中百分之三十是吸食鸦片，由此得到鸦片吸食者是 1,710,000 人。一个中等吸食者每日消费 1 至 2 钱，重瘾者吸食 7 或 8 钱甚至 1 两每日。即使每个吸食者每日只有一钱，每日消费量就会达到 100 担，一年消费是 36,500 担，又即使人口只取其数为 15,000,000，鸦片每年消费量是 20,000 担，又 1.60 担烟土（粗鸦片）才能制成一担烟膏，以此推算，一年之中进入省内的烟土数量不能少于 30,000 担，而且比此数目可能还大得多。本地烟销人北海及其周围，即是说，在高州府、雷州府和廉州府，包括云南和贵州鸦片（云南为十分之七，贵州占十分之三），其数量在 4,000 担到 5,000 担之间每一年。但是到达这里的鸦片纯度是不相同的，这与其产地有关。这是一个粗略的报告，约有 30% “在途中” 的事情也加了进去。没有掺杂的粗烟含有纯鸦片 90%。

在这个报告中，参考了其它有关方面的材料来叙述鸦片的走私问题。代理专员 Hillier 在他的 1894 年鸦片报告中，形象地描述了走私者的方法：“肯定地说，鸦片的走私者是 10 个、20 个或 30 个人成伙进行的，每个人都有一条扁担，或说担挑，它是用一根结实木条削尖，并装上一个令人生畏的钢头，时有时无地在扁担的另一端悬挂一支老式马枪，或者更新式的步枪。武器是公开地作为防盗用的，但另一个用意则是用来恐吓关卡人员的。聪明的关卡人员常常让他们通过而收点小钱，不敢打算去强求他们纳正当税款；有时遇到粗鲁的人员就会打斗起来，这些走私者就立即分散成五个人或六个人的小股，穿过界线而继续赶路，这样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常常见到他们进入北海市镇。一些人有时宁愿走偏僻小路，虽然多几天旅程，但却完全避开了关卡。”

本地鸦片运输线也即是普通贸易路线，从云南和贵州经过百色、南宁、宾州

和芦墟。芦墟是这个省的集散地点。走私的路线与此相同，但避开大市镇。正如以前说的，云南鸦片当时叫做云白茶，是这里的主要吸食品，并且最受青睐，它是从广南府来。

本地鸦片的税收制度。进入广东的国内鸦片，主要来自云南和贵州两省。法律上认可的征税降低大约每担 14 港币，这是说每种鸦片在它本省已经纳了大致与此相同的税额。（这些就是所谓“Likin”钱，它是鸦片所特有杂税。译者）当思考到鸦片的价钱时，这个税收不能认为是一种压制性质。的确，有一个十分普遍意见，即这种鸦片贸易能够承担较高一点的人口税。同时必须记住，这些核准了的所有可能征税，并不表示考究了什么样的鸦片在由产地流传到消费中心，曾经去纳了多少税。经营者去逃避征税似乎确实存在困难，只要完税平均不超过 30 港币每担，他们几乎是不愿意那样去做的。对于几种情况本港对鸦片征税曾经降低，这是为了劝诱商人去交纳征税，但至此为止，私下的违法买卖，没有得到十分有效的遏制。

(e) 金融市场

在十年的头一年，海关两(Haikwan tael)兑换英国纯银元(Sterling money)比率是 4s · 4. Sd，下一年降为 3s · 11. 25d。但在 1894 年 2 月突然暴跌，3 月 3 日墨西哥银元报价为 1s. 11. 25d，结果是瘫痪了金本位货币国家的商品市场，在北海仅仅是“从手到口”的极少量的交易，一直到事情出现正常为止。起落无常和兑换佣金低，把经纪人排斥到市场之外。在 1895 年海关两兑换恢复到 3s · 3. 25d。在 1897 年和 1898 年又再次降为 3s，最后一年(1901)兑换平均比率是 2s · 11. 5625d。

正如在这个报告的其它地方说过的，曾经在很多时间内铜元短缺，但却没有很大的感受。可以说，这里的银元是常常短缺的，如果不预先注意，譬如说要去买到 5, 000 银元，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很困难的。但交易并不要求现金购买。我们可以说，是否短缺呢？要看供求情况而定。

(f) 进口、出口总额比较

统计表 No. 3 (贸易额) 副本, 根据年度报告开列如下。它包括全部细目, 并且明确给人一个印象是北海贸易没有发展。

年份	进口		出口		进出口 总 额	再 出 口	金银财宝及铜元		转运	
	外国	本地港口	外国	本地港口			进口	出口	入口	出口
	港币	港币	港币	港币	港币	港币	港币	港币	港币	港币
1892	3,380,639	13,687	1,098,780	586	4,493,692	42	35,816	428,907	44,991	
1893	3,386,491	12,585	874,556	2,075	4,275,707	38	27,596	672,859	44,119	
1894	2,983,903	20,290	1,112,621	1,833	4,118,647		24,997	606,179	36,622	
1895	2,791,903	11,220	1,009,614	377	3,813,114	51	36,334	523,226	39,281	
1896	3,145,492	22,843	1,515,381	1,422	4,685,138		19,661	567,551	43,725	
1897	2,656,724	40,461	1,501,836	10,914	4,209,935		51,825	430,838	92,107	5,715
1898	2,368,320	10,787	1,780,641	6,31	14,166,059		124,142	563,399	311,357	54,404
1899	2,443,264	35,552	1,659,000	3,952	4,141,868		73,561	529,647	416,311	199,893
1900	2,042,920	37,512	1,793,903	2,131	3,876,466		68,134	524,514	288,280	121,103
1901	2,093,586	22,706	2,103,998	1,607	4,221,897		55,812	314,580	317,3202	52,469

(g) 廉州府的人口

北海属廉州府, 有四种民系——客家人、汕头人、海南黎人和疍家人。客家人和广府人大都经营商业; 汕头人主要从事耕作; 黎人以农业和编织手艺谋生; 疍家人以渔业、运货和在海岸和江河接送旅客为生计, 所有渡船都是由疍家人经营。廉州居民, 按中国人的标准来评论, 在道德品质上不会是很高等的, 外国人的观察似乎也肯定这个看法。下面是 H. B. M 专员在这个港口时作的一个报告中说的: “在这个地区, 即北海内陆, 它没有与较大的市场联系以资促进。我们在考虑它的扩展贸易之先, 先应看到它必须要首先提高文明, 人们的生命财产必须有很好的保证。我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看到的中国人的文明, 北海是这个国家的边远地区, 它的文明水平是比较低的, 抢劫已是成了遗传。统观这年内的情况, 见到的是令人讨厌的海盗的抢劫, 海盗是搭乘舢板船游戈海面上 (这行动还要威胁到邻近的海岸线), 更重大的是对大当铺的劫洗一空, 以至抢掠由马六甲海峡一带或苏门答腊回来的移民。据说许多北海邻近地方, 虽然不是大部分, 比北海更坏, 这会引起反感的。下四府, 即廉州、高州、雷州和海南岛, 无法无天和骚

乱，在省内是众所周知的。我不知道用什么正当理由去评论海南岛，但是在高州和廉州的交界线上，小股所谓叛乱似乎是地方性的。这里的中国人把原因说成是由于三合会的成员存在所引起的，这可能是确实的。我相信，在这个区域的三合会纯属土匪组织，他们是靠用暴力为本钱去敲诈勒索为生计的，并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与 Allen 领事的评论相去不远，北海土著居民缺乏文明。必须承认，在北海镇的居民中有很多匪盗，下层居民抢劫成性是清楚知道的。家庭的佣人有一种爱好吃外国烈性酒，这使外国雇主心理总是不得安宁。但在近年来，特别在最近，不知什么原因，他们还是害怕了，也许是一种相互谅解的开端，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调子是变好了。至此为止，外国人一直担心的他们的行为举止也是变好了。

一个长期感兴趣的题目，即一句话“坚贞不移”，是前英国领事在说明大量进口照身镜时说的（见 1897 年度报告），还说了一些刻薄的话：“当人们端详本地妇女的令人苦恼的难看相貌时，数目多得真惊人。”现在，对本地妇女的某些性格还没有了解，但必须立即承认她们爱好进口的照身镜，这种镜能照出她的相貌和风姿体态，在西方是很少见到的。北海的妇人，也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是不美丽的，但是可敬佩的地方，是她们总是想出生和抚育健壮的儿子，有了儿子，立即就是她们的骄傲和幸福。所有荣誉归于她们的诚恳劳动和艰苦的生活。但是，事情往好的方面转化，根据历史，在宋朝（公元 1066 年），一个为人们尊敬的政治家和诗人苏东坡任廉州知府，他发觉本地妇女的风度和习俗是有悖“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的。所以他制订了若干禁止奢侈浪费的条例，特别是他设计了一种“遮羞帽”（译者：廉州人称为凉笠），现在廉州人仍然普遍戴着这种头饰。正如我所知道的，它在中国是唯一的，它是用草茎编织成的一个大圆盘，半径约一尺（英尺），中间开一个小洞适于头顶，并有蓝布流苏，大约 6~8 英寸，缘帽顶的边缘缝合。如果戴帽的人喜欢，她的脸面和颈项可以完全遮掩，过往者无法见到。不言而喻，随便摆一摆头，就可让人看到里面。面纱虽然很厚也是半透明的。时间到了现代，公正的历史家也要承认，即便有苏东坡的影响，北海也是一个应受责骂的臭名昭著的卖淫中心。事实很明显，北海，

或者再加上廉州和雷州的女性是这样充溢于广州的妓院里，而且现在还是继续做着去满足那个城市的“社会的罪恶要求”的事情。地方当权者长期就知道这种买卖，一个最坏的买卖，就是拐卖，由于受到严厉的处理而大大减少。到此为止，北海港对于妇女移民的有关规定，1889年公布，现在执行得很好。对每个妇女搭乘外国船只驶离本港时，海关人员十分有效地去防止任何一个妇女在没有许可证时，搭乘外国船离开本港，而且保存了持有许可证妇女数目的记录。但是，她们仍然还有其它方法逃离本港，因此，坏事情还要继续进行，即使在此地用20元买一个女子，而到广州后可以卖得四倍的价钱。正确地以绝对真诚的态度保护妇女，这是外交事务代理人的一部分职责。

北海人口下降为20,000人。我被告知，有很多本地中国人娶安南人做妻子。在此以前，中国海盗常常在安南海岸进行搜索，但自从法国占领后，对此事作了严厉处理，边界两边许多人已经遣回家乡，是由于天主教神父们的告发，当时政府采取的。北海土著，主要指居住于水上的人家，他们以渔业为生。在我们的报告中，海产数量很大，而每年有很大一部分是运内陆——钦州是最大的消费者。北海大大小小渔船约为500艘。

这十年期间，居住在北海的外国人，大约平均50人，不包括安南人。国籍有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和葡萄牙的。有四个外国商行：一是德国的，一是法国的，一是英国的，一是葡萄牙的。但只有德国和葡萄牙的有国家代表，其余由中国代理商代为经营。

(h) 环境卫生、市貌、商店概况

扩展商务经营，反映了港口市政府的无能。市镇仍然十分肮脏，疫病极易流行，而当时的许多条件是有利的，改进也是容易的。Deane医生在1899年10月至1900年3月的卫生报告中所说的使人甚感兴趣。他说：“中国最清洁的城市，是那些具有一个天然水源，成年累月在街道的水沟里长流不息。很少有这种情况的城市，但北海却具备有这种条件，天然水源随手拿到，城市紧靠海边，沿着海岸有三条或说四条街道平行走向，和几条横街，而且是建筑在一比二十倾斜指向

海岸，从东到西也略为倾斜。因此，水流可从街道东端向西流和由南流向北流入大海。现在人们如果能够聘请一个水利工程师或技师去建设一个沿着街道流动的水源，以及若干清道夫保持道路清洁，那么北海就会很少听到疫病流行的消息了。”

搞好卫生最踊跃的成员是广州商人，主要是他们带头做了一些事。到目前为止，环境卫生的改进和房屋建筑的改良已经蔚然成风，也许在以后，这里的经营者将会认识到城市的清洁卫生常常威胁着经济的发展和有时出现的疾病，这样就会使他们趁早治理好他们的住所。但在这个事情上，中国人的心理是很固执的，香港相邻的殖民地的可怕事例的出现，中国也许逐渐对外国人的环境卫生的功效，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信念。但是，回顾这个城市在通商港口的早期情况，无疑是实现了某些改进。在那个时候，房屋几乎都是竹篱和竹瓦盖的，市镇的两条街道是没有铺砌的，在坏天气时常常难于通行。现在五条街已经铺砌成同一样式，而且在两条主要街道上的房屋是按广州式样用砖建造的。经济贸易有 40 个商店是广州人的，是广州商号的分店，经营外国货。八间高州店，三间汕头店，一间贵州店。此外还有阳江皮货店和大约有 100 个广西人经营鱼铺。北海本地人的商店，许多都是经营糖、花生油、Samshu、宣纸和制鸦片。又有许多沿街叫卖的货郎店，大都是高州人。

(i) 和 (j) 没有原文

(k) 流行病和暴乱

当回顾这十年期间，如果放眼到货源区以外，可以记录到许许多多的不愉快的事情，例如意外事故、流行疫病、台风、水灾、旱灾，甚至暴乱的事例。但在 1892 年，上述这些事情明显地不见发生，下一年的繁荣则因一次不寻常的大雨而损坏。1893 年 5 月 13 至 16 日，廉州周围水淹至 15 英寸深，酿成大范围水灾，以至不少于 500 人死亡，灾区稻谷全无收成。广州总督签拨大量钱粮，但不及时，有误时机，以至死亡率如此巨大。在本年 11 月，廉州府引见太和医局，一个地方性慈善团体，他们带去一份免费赠医表，即区内贫苦农民上半年医药费免收。

在8月29日，大风侵袭北海港，一些舢板被吹上岸，沿海有许多人遇难。

1894年是干旱和疫病很厉害的一年，疫病也是常常与灾害伴随出现，那时在广州和香港疫病也普遍流行。七月间，安铺地方出现水灾，损失惨重，它毁坏了五谷，人口由于饿死而减少。几千个铜元可以买到一个儿童，盗劫每天都有发生。谷米以救济方式从广州和其他地方送去，在这年夏天，一伙武装的山盗抢劫雷州府的遂溪县好几次，终于捕捉到9个斩首示众。7、8月，广西两伙因饥饿而流亡者经过北海，请求给予他们到较丰收的区域去。他们带有广西当局发出的对慈善事业者的呼吁书。9月，在芒街的法国海关审计员 Chatillet 先生被凶杀，而他的妻子及女儿又被凶手劫持，使这里人很为激愤。相信这些罪犯已经在东兴逃离边界进入中国境内。

1895年3月，在高州府发生若干次重大事件。一伙造反者，估计有几百到一千人，为首的是著名罪犯，诨号癞渣尾——他犯有一种皮肤病，叫癞渣，洗劫了中圻墟，许多情况是很残暴的，不久又占据了梅录，癞渣尾宣布自己为皇帝。政府派遣军队捕剿，许多他的跟随者被杀死，而他自己也终于被拿获而处决。同一月份，北海土著中暴发严重的麻疹，但外国居留者不曾染上。在6月11至13日，台风大作，12艘北海舢板和约40个人在安南海岸被海水吞没。7月份特大暴雨在72小时内水深12.27英寸，瘟疫和霍乱同时在市区和附近出现。

在1896年，广西发生饥荒，但幸好到8月份坏情况成为过去。在4月份，200个海盗登上涠洲岛抢劫，但被廉州当局者及时迅速击溃，当时他们是接到居留该岛的法国神父的电报。在合浦境内土匪很多，引起当地人的恐惧，但他们终于被政府军队驱散。在5月，疾病大流行，居民决定抬菩萨游行，一个穿着华丽的队伍在本月14日游行，无不称奇，在这天以后，瘟疫开始不再出现。12月，一场大火灾烧外沙，它是在北海市区正对面，100间房屋被化为灰烬。

1897年7月18日发生一次最严重的事件，即在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一间大商人的店铺遭雷击，电流直击到地板，此处存放有500箱水火油，油箱着火后，爆裂开来，水火油洒满地板，人们紧急用湿沙和粗黄麻袋扑盖燃烧的水火油，终将

大火扑灭。

1898年5月三合会严重骚扰灵山附近，并且经常祸及相邻地方。涠洲岛这年内又遭到几次盗劫，都是因为在居留岛上的法国神父的带领下，群众勇往直前进行战斗，终于把土匪打退。苦于土匪的不时侵扰，玉林的绅士们组织了一个防卫团体（译者：可能就是后来的河团）。由于英国总督的许诺，从香港购得他们防卫需要的武器装备。该团体共购入2,270支来福步枪，700支滑膛枪（Muskets and gingals），75,000发子弹和550,000火帽（或雷管）。去根寻出这些武器的最终的所有权是有趣的。本年3月和4月份淋巴腺鼠疫在本市流行，地角村情况最坏（西距市区约2里），村民全部迁到郊外开旷地点，暂时露宿，一直到7月，病疫过去后他们才重回家门。同年11月，北海附近禽畜由于泻痢，大量死亡。

1899年9月10日，一个德国人名为Puhlmann搭乘一艘本地船停泊在钦州龙门港外，睡熟后被海盗打劫，Puhlmann伤势并不重，这个海盗终于被拿获处决。

1900年3月，石头埠矿山发生一次严重的海盗与政府守护人员之间的战斗。海盗是企图去劫夺放置在岸上的矿山使用的船只，他们当场被打死。5月份，北海有麻疹流行，但不严重，廉州也然。9月2日，英国巡洋舰Mohawk号停本港，目的是运走任何愿意离开本港的外国居留者。它持有英国总领事写给所有外国人的信，但没有人响应这个劝告，战舰即于次日驶往香港。同时，东京海关税务署的一艘武装战艇海防号，停泊北海作一般的护侨。9月，又有颁布意在扰乱和平的反对外国人的愚蠢的布告，但很快由于地方请愿而撤销。

1901年3月，本地又出现多次轻微的麻疹，但外国人都没有染上，也有其他的疫病在北海和廉州出现，直到6月才停止，但都不严重。5月24日，德国传教士Kieler因为财产权问题在廉州引起麻烦，但廉州府与H. I. G. M. Jaguar司令官在北海谈判，取得一致意见而得到解决。除此外，在本处再没有传教士引起的问题。7月底到8月的头个星期之间，这里举行了十年一度的赛会，但因各种情况，节日删去了一些沿袭的节目。但本地菩萨华丽的游行如常进行，群众自始至终都保持极为良好的秩序和愉快的心情。稍后在夏天和秋天在邻近北海的内

出现很严重的事件，大伙小伙的盗贼出没于北海、廉州至南宁和玉林地区的大路上，贸易受到影响。目前这种希望是可能的：用有效的办法和积极的工作来处理这些坏事，恢复法律和命令的尊严。

(l) 外国要员到达本港

这个港口有某种使人感兴趣的地方，因此引起旅客的注意。通往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公路，由于为数极少的知名人士光临本港，无疑我们是受到实惠的。1900年2月10日印度支那总督阁下在往海防途中光临本港一天。26日，在北京法国总理Pichon先生阁下到达本港，同日离港往河内。1901年1月7日法国巡洋舰Kersaint号访问本港，总督阁下及他的同僚同船到达，次日离去。

(m) (n) 和 (o) 没有原文

(p) 出口产品

本地和内地经北海出口的主要货物是茴香及茴香油、樟脑、海味、家禽及鸭鹅毛、花生、糕点、食用牛和皮革、牛角、靛青液、草织品、龙眼、药草、生猪、芝麻、糖、牛油和竹篾。渔业是本地主要产业。货物转运水陆均有，后者是牛车和人工搬运，前者用各种大大小小的各种式样的船运，从大的出海舢板以至小舢板都有。

北海最主要的联系是廉州府城，相距大约28公里，水陆可达。钦州是另一个重要中心，相距约60里，它的出海港口——龙门港，是南宁及广西各地货物出口的最近港口，既可由水路也可由陆路到达，取水路较好。钦州城（居民60,000）的商业区沿着河的右岸。龙门港水路约30里，陆路24里，1,000至1,500担载运量的舢板可以在这河中起卸，河面约宽60码。货物（进口）如果打算运南宁的，则全部在钦州打包，再用人工担运。钦州到南宁大约100里，旅程一般六到八天。

北海的另一个最重要商业中心是玉林，属广西，距北海约155里。在这个报告的其它部分，曾讨论了这个贸易路线问题。北海货物如运高州（在雷州半岛）

的，或当地土产船运来北海的，都是在安铺港出入。由上述情况可知，我们的内陆既可以经陆地也可从水路到达，最大限度有益于我们降低运费。

(p) 本地航运

在过去十年报告中就注意到用轮船代替舢板。现在的十年当中，也继续注意这件事。舢板今天仅限于北海与未开放港口和附近地方，这些地方是我们出口货源的产地，又是我们进口货物的销售地。但是，仍然还有几艘旧的出海用的舢板（头艙）(Tonmeng)定期航行于江门，一个西江上的站，也有不定数目的舢板往返于东京湾与本港之间，但它们与上述的载货舢板有不同。驶往海口（海南岛）的新加坡舢板，当情况适宜时，偶然也到达本港。我们这里见到的大舢板是属于渔业船，船队至少有 500 艘，有大有小，船上雇员数目很大。

(r) 银行

在本港开办银行十分容易，只是看需要。那是说这里没有商业银行，但也没有必要，因为经营大多是代理商，它们的财务处理是附属於大商业中心广州和佛山的。

(s) 邮电

目前北海有两所邮局在经营，即森昌成和保太和。第一所是北海本地人开办的，是港口开放以后不久开设的，即在 1877 年。帝国（译者：清帝）邮局的开办稍晚，即在 1897 年，前者是帝国邮局的严厉竞争者。邮店是在中国人区域的中心，而收费标准是遵照政府规定，例外的是往海口信件，每封加封信 15 个铜元，这两店都在帝国邮局注册，并且一定程度上受它管制。帝国邮局容易扩展及全国，设备不好的下面的邮店，将是愈来愈没有地位，这是不容置疑的。

帝国邮局，这里是在 1897 年开业，而在 1900 年市镇建立三个邮箱，接着在同年 6 月、8 月和 10 月间，先后在内地重要城市南宁和两个海湾沿岸市场钦州和廉州开办帝国邮局，所有这些邮局都出现好的进展。北海邮局局长坚持廉州（相距 16 里）每日通邮，与钦州一星期四次通邮，与南宁每星期三通邮。两者相

距分别为 295 里（急行两天半）和 645 里（急行 6 天），去廉州每次发送邮件时间是五小时，这是帝国邮政当局的政治，把内地邮政的安排适合于本地人的口味和习惯。因此这样的邮政是真正由中国人有规则、有效果的工作和管理。

(t) 进出口商品、移民管理

1893 年在年度报告中关于记述“本地进口”的方式，改动如下：货物确是中国货，但原来是由香港进口的，直到现在为止，在统计上作“本地进口”，但财务上则作外国进口的。现在把它们改作外国进口，则它们的比例相对上升了。

国外移民这十年中间有某种程度的中止，但后来又有恢复迹象。洋务委员 (Yang Wu Weiyuan) 或外国商务代表，这里重新订立一般规章，是沿袭著名的“汕头规约” (Swatow Rules)，但对于妇女和儿童的管理另有规定。据此，委员必须保证真诚地和无猜疑地亲自处理“出卖肉体”的事情。亲手签署证明，然后海关才给出国凭证。纵使禁止拐卖年青女子于广州市场这个法令不能要求实施时，它也至少或可希望有一个有效的制止。

1901 年 11 月 11 日（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一日）根据一个协定，作为《和约草案》 (Peace Protocol) 的赔款的构成部分，这里的海关的管理权移至这个官署（译者：意指洋务委员的官署）。同时起，对进口货物及所有其它货物，开始按实际价格百分之五征税。过去，直至此为止，这些都是免税的（海关税制 II），但例外的有稻米和其它谷类、面粉、金锭、银锭和铜元。这些改变因为时间不长，无法谈论它们的目前效果或将来展望。

(u) 本地政务和军务

这里略述本地过去十年当中，有关陆军、海军、工业、财政或者行政事务的发展情况。沿海防务与 1884 年情况甚为相同，那时许多事情都仿照外国的方式方法去做。1894 年一个要塞建立在白龙角，它在法国边界线附近。

水上警察的责任，主要是由龙门 Hsieh-tai 控制。一个小中队的武装海帆船受他指挥，后来又有广州船队的一个武装轮船分派给他执行海湾的治安职务。虽不能说盗窃不出现，但无疑的预防措施得到保持盘查工作。从这里与香港之间整

个海岸线的居民多年就曾经有一个不好的名声。而且不容置疑，在困难的时候，纯洁的渔民也不一定不是一个潜伏的海盗，这种情况大大地增加了成功清剿的困难。早在 70 年代，知名的 Fang Yao 将军，他并不把少量游散海盗放在眼里，因为他坚持这样的意见，即有谁窝藏或者允许盗贼在他们的家里时，谁就必须与罪犯同罪。根据这条道理，他日日夜夜进行杀害疑犯和烧毁村庄，直到整个汕头地区即他的负责区内彻底平静为止。我们为了法律的和秩序的尊严，为了保护贸易的进行。在不得已时，最后地采取这种严厉手段，似乎也很必要，军事事务是由 Chen-tai（一个英国将军）主理的。他的司令部设在廉州府城。地方军队不多，但装备很好，并且必要时容易得到广州方面的支持。这里的绅士们，也如同省内各地方的一样，习惯上是组织一个乡团武装支持政府军队去执行任务，维持秩序和围捕匪盗。行政事务的管理没有什么改变。

工业的发展，这里是按照外国水平建设石头埠煤矿，这事在报告的其它部分曾作过陈述。此外，有一个由中国人集股的公司，名叫怡和公司，在高德村，在北海东约二里，开设一个锯木厂和港口木材仓库。全套设备均从英国格拉斯哥 (Glasgow) 市进口。机器是垂直式或说竖拉式的，而且能自动调整厚度，一次出 12 块木条板。工程由一个矮式机器和大约七个马力的锅炉来完成。每日开工 12 小时，雇员约 20 人。主要出口产品是镶制木桶用板，由本地帆船运输芒街；也出产黄包车车轮轮盖板，套护车身的。原木材几乎全是中国的松木，但也用很多樟木，樟木是加工成船肋木条，造船板用的。公司一直都说有好收益，但后来又暗示由于管理不善，经营出现很大困难。

对于本地工业，根据我们的地理条件，可以期望造船业有较大发展，舢板、运货船、汉舢板 (Sampan) 等等，都在北海西边的地角与东边的高德之间的海滩上建造和下水。造船，外国人看到有一种特殊的兴趣。因为他们在这里可以见到现代快艇的原始模型。这个模型有一个汤匙（调羹）形式的船壳和凹人的船尾。这种形式的船，从上古时代在这种海面上就一直沿用下来，只是在现代才作了改进，在这里才能见到它的来龙去脉。现代唯一的改进是逐渐用龙骨船代替平底船，

而西方的改进是与此不同的。北海舢板是一种快船，与其它所谓好的出海舢板一样好用。

钦州陶器，与中国其它地方同种工业不同，钦州陶器历史并不很久远，它始于 1840 年左右。自从钦州陶器征税作为北海海关征税的一部分以来，钦州陶器曾选送巴黎展览会展销而引起人们的注意。陶窑位于离钦州城约五里远的一个村里，使用的原料是陶土矿床，一种黄色硅土，中国叫黄土，来自双角岭和磨刀水两个地方，大约七至八里远。这个工业只有几户人家手工制作，他们在钦州城里有一间陶器店。这个手工艺品包括有花瓶、香炉、碗、茶壶、酒杯、盆碟等等，但可以送去式样定制任何样子的这种手工艺品。陶器一般地有上釉的和不上釉的两面（光面和暗面），并且装饰有中国特色的图案。硅土极易上釉而且上得很好，成品常是很雅致美观的，遗憾的是钦州陶器很脆易破碎。因此，它比起著名的北京陶器运输上较为困难，价格是能否成交的一个大问题。一个很美观的茶壶可以买到 80 仙，至于花瓶要按大小，每对卖到一元至十元。陶器成品是密封在一个陶土容器中，放在窑里烧制而成。陶器工人辨别密封容器里面的焙烧情况是否正常：如果容器外面是红热，则是一切正常；但如果出现转黑时，那么里面的成品则已是烧坏了。所以必须小心谨慎有规律地控制火力大小。焙烧后，在其釉面先涂腊，再用浮石和木块磨擦光亮。

(v) 宗教事务

北海及其区域内的宗教，有 3 个外国宗教团体：即 *Etrangeres de Paris*（法国）、*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英国）、*The Kieler Mission*（德国路德）。法国教成员分布在廉州区，在北海有 1 个法国神父，濠洲有 3 个神父，有 1 个本地人的神父在灵山；在钦州区，有 2 个法国神父；在高州区有 5 个神父；在雷州区有 2 个神父。在本地区内信徒数目估计为 8,000 至 9,000 人。事务职责是包括在教堂中和乡村中由信徒布道，在学校中则是对教义的讲解，由本地的教师负担（也教一定程度的中国文学）以及开导孤儿，特别是父母遗弃的孤儿。法国教在这个地区内发展较慢，但他们对于信徒，重质不在于数量，对那些表现出只是为

了追求物质利益的人，将被谨慎地清除。在这种条件下，得到接受的信徒，一般地是坚定的和忠诚的。法国教教义的特点在濶洲島上的效果无疑地是显著成功的。濶洲島位于雷州半島西海岸外，与本港相去约 60 里，岛本身方圆约 70 里，是火山島。事实上不容怀疑，一个出海舢板吃水 12 呎的停泊港，就是由一个古代火山口形成的海湾。虽然那里气候变化很大，但是这个島由于土地肥沃，能种植足够的稻米和蔬菜维持 6,000 到 7,000 个居民中等的可算是安适的生活。这里产好鱼，而且丰富，島上的行政管理是驻守一个小武官和一个小文官。武官带领 20 个士兵，除去若干次的海盗抢劫外，多年来島上都极为安居乐业。比起与此相邻的大陆，这里确实是很幸福的。每年的 9 月、10 月、11 月和 12 月是捕鱼季节，那时常有大约 1,000 艘船队离島出海。主要捕获的是墨鱼，需要及时腌制，运省内甚至广西销售。

对濶洲島上的定居者追宗索祖是有趣味的。1863 年以前，島上只有成群盗匪出没，所有从大陆来的居民都是严格禁止的，他们是受尽苦难甚至是一命呜呼的。但是在太平天国黑暗时期，有一队 400 人的不顾死活的逃难者，下决心逃到这个島上，否则就毋宁死去。时过境迁，他们能居留在島上，并且终于得到省政府的认可定居在这个島上。由于这个原因，并且在法国神父的悉心抚育下，他们成为一种自尊自重的和刻苦耐劳的居民。不管三合会和海盗们曾多次、特别是最近几年企图重新侵占这个島，作为他们的巢穴，但是内部的也好，外来的也好都受到有效的控制。几年前，法国政府同意居留在島上的神父的要求，派遣了几百名精锐军人驻防，同时法国海军来访问时又增援了弹药。有了这些帮助，每个村中的居民都受到有组织的军事训练。只要警报一发出，全体动员起来。到此为止，整个海島安全得到有效的保证。

谨向 Pere Gerardin 致以敬意。他是一个英勇的法国神父，他的生命献给了濶洲人的幸福。上面就是对于这个巨大帝国的最有兴趣和独特的角落的陈述。

德国教 (The Kieler China Mission) 是瓦特 (Witl) 牧师于 1900 年在此创建的。这个教会的老家在德国基尔市，与德国 Evangelical National Church 同一

教派。它的成员中现在有 8 个外国人，其中包括 4 个女子。在北海的房产有公馆，住宅，1 个布道厂和 1 个学校，所有这些建筑物都连成一体，并且在往廉州的公路上占有一个很好的位置，面向海岸和市郊。几乎是一切从头做起，瓦特牧师及其同事们为了向内地发展，在附近各处建立了次级教会。在一些本地人中，要求他们高兴地倾听布道，买他们的书，并且要求他更多地受西方教育。在其他地方，他们的说教并不怎样热诚，他们解释是由于工作上引起不良反感。从局外人观察，突出的事情仍然存在，虽然这个教会创立将近一年，即是说他们对很小事情也认为借助于刀枪是必需的，炮舰政策是对付野蛮人的速效方法。

英国教会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在这里的主要工作是医务，这十年中保持和发展了这项工作。医院扩大了，现有病房能容纳 200 个病人。它的声望遍及全部乡村，上千病人涌到它的常开的门诊地方。Horder 医生，一个用医务献给教会的教徒，他在他自己创立的慈善机构中工作了 17 年。他亲自劳动，而且常常独自一个人工作。他告诉过我，在 1901 年治疗的病人数目，比上年超过 10,000 人，这确实是一个巨大数字，与医务工作紧密相连，常常引出直接的成果，愿意去接受英国教会说教的人有增无减。同时，英国教会的女子，也在她们特殊活动范围内工作得很有成效。Horder 医生的工作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建立麻风病院，在那里患有令人畏惧的疾病的可怜人，得到一种机会过着有作为的生活，否则也是安逸地了结一生。

(w) 总督记述 (李翰章、谭锺麟、李鸿章)

在这十年内，坐镇广州曾经有过三位总督，即李翰章、谭锺麟和最后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所有三人都故世了，但李鸿章的名字将□□□□。李鸿章，他□□奔走，在长期劳累生涯之后，于 1900 年正月到达广州任所。他的一生事迹给他的下属以□□的影响，他□□□□，经常教导他的同僚，可惜时间不长，在他任内，海上的和陆上的盗匪已经可以觉察到逐渐减少，人心思治，许多地方上的建设规划，前些年已是搁置一边或者终止了，现又重新进行。事实上，广州的建设至多也只是一个开端。又因义和团在北方作乱，又暂时停止了。由于北方

的麻烦，李鸿章总督再调天津，并于1900年7月17日离开广州。不久后他又被指派为清帝和谈特使，在1901年11月7日死于他的任所。广州的震惊是中堂的离去，因为这将是出乱子的信号，因为直到今天，这事情都是他一手控制住的，但是很万幸，省政府并不出事情。这可能是某个要人暗中有所帮助，至少广州表面是平静的。在本十年结尾这年，偶尔发生的叛乱和暴乱，都能及时而有效的处理好了。作为广州专员，他的责任，在监察长未有到来之前，暂时监管两广范围内的外国海关事务。当北京处于困难时期与大总督曾经有过若干的密切来往，现在这个年老的政治家已经去世了，去记述他如何努力为了防止北京最终出现罪恶，这点，他最知道这是他最爱戴的国家的毁灭。这也许不至于越出笔者的身份地位吧。心烦意乱的老寡妇，爱发脾气同治太子的意图，在他们中间的威望无论可能怎样的降低，仍然得到中堂的毫无疑义的支持，其它的总督也忠诚地在他们各自的管辖范围内恪尽职守。但是，在中国人的眼目中，李是一个□□□□□，而且只有他能□□□。他得到寿终，□□□□，□□□□。他虽死□□着。

(z) 总结语

首先见到的事情是过去北海的进口贸易萎缩了，而且对出口贸易抱有任何过高的展望，都有足够明显的理由说明这种企图是不能实现的。提倡北海开港的人，无疑他有这样的想法：北海是广西和云南省的贸易中心，只是因为遇到其它因素，因此早期的想法和希望受到极大的限制。长期以来就预见到西江才是云南和广西和香港之间的真正贸易路线，但认为西江开放也许为期尚远，而且，直到现在取道北海的路线在时间上还可以得到实际的利益。但是中国人做生意对争取时间很少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最远的路线只要便宜，他们总是愿意的。1897年梧州开放对外贸易以后，给北海的商业就是一个打击。随后它又建立定期的经常的轮船往来于香港和海防之间。东京（河内）一个法国商人的先驱者 A. R. Marty 先生，他有一个由轮船和汽艇组成的船队，来往红河三角洲，与香港的外海线衔接。这样就给香港商人极大的方便，把他们的货物转运到几乎是广西和云南的边境，再加上红河容易扩展。作为事情的结果，就是运往这两个省的货物，原定是取道北

海的，现在却转到取道红河。另一个因素曾经暂时有过影响，让我们希望只是暂时的影响。即北海——钦州——南宁路线运输不安全。商人们将不愿意在海上有海盗，陆上有绿林沿途打劫的路线上，冒他们人身的和货物的危险。故此，有三种明显的原因使我们的地方贸易减少了。除此以外，还要加上第四种因素，即是广州湾的开放作为一个法国的自由港。因为时间不长，难以预料它的贸易发展情况，但从事物的本质来说，这件新事情无疑地不可能对北海是有利的。到今天为止，也已经见到它的主要影响是雷州半岛的东部，那里过去曾经是北海的贸易区，而现在那里的货物，包括盐和鸦片，由法国资助的 A. R. Marty 的轮船载运，大量涌到广州湾。这些货物最终能找到途径进入中国境内，而且实际上逃避了所有的普通征税。除了上述两种货物外，清楚知道还有可观数量的水火油、棉纱和火柴经由这个途径进入中国境内。因此，法国属地的赤坎镇，将必然是一个有大发展的商业中心。面对这些事实，低估广州湾在贸易上与北海的竞争能力，是自欺欺人的。可惜大多数事情总是判断还容易，而治愈却困难。考虑如何去改善这种困境，首先要做的而又最重要的是：我们唯一的贸易路线必须保证安全，下一步是对道路作出必要的和适当的修整。从钦州到南宁这条道路很多地方路面仅仅只有一尺半宽，两旁种有稻谷，有时只能踏着稻谷走过而不能绕过，因为两旁开处都是一些石头小山丘。修整钦州到南宁大路，使它可供牛车和独轮手推车运输，这并不是不能做到，甚至费用也不会很大。现在的计划是将所有运南宁货物，在钦州打成 40 斤每包，因为转运只能靠苦力和他们的扁担。组织一个马队巡逻和修建适量哨岗，既容易做到也花钱不多，而可使盗匪匿迹。这样就会使每一次旅程可以容纳更多数目的人和货物就道，也可走更远的路程而不致遇到抢劫。这样一条良好的大路将意味着对广西加快货物供应。

这里仍然考虑了曾经多次议论过的铁路（北海——钦州——南宁）问题，如果付诸实施，无疑对北海的贸易得到大大的推动。铁路的土地特许权已经由一个法国大公司（辛迪加）获得，那么问题只是：是否付诸实施？问题的回答，只能从红河最近的情况，以及河内领地内铁路的建设情况去寻求。

海关专员 保尔签署

[Paul H. King, Commissioner of Customs]

于北海关

1901年12月31日

梁赏廷译 1983年1月18日

At other spots where the reception has not been so cordial, it is explained that adverse influences have been at work, To the outside observer the salient fact remained that already——although the mission is barely a year old——it has been deemed necessary on two occasions to invoke the aid of the secular arm, Presumably on the assumption that gun - boat intervention is "a short way with the heathen. "

As one whose duty it was as caution commissioner - temporarily charged with the superintendence of the Foreign Custom Houses within the Two Kwany jun'sdiction pending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 to be somewhat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great viceroy during the dismal days of the Peking siege, it may not be out of place for the writer, now that the aged statesman has passed away, to record the unwearying efforts of the chung - t'ang to prevent the final crime at Pekig which he, best of all, knew must mean the ruin and disgrace of the country he loved so well.

编者注：此文根据抄本编印。原文的段落按英文字母排序，标题系编者所加。